



都市心情

听蝉遐想

文/林丛中

热风浮动的夏日，阳光像火一样在天空燃烧，将热量向大地尽兴地喷发。窗外蝉声一片，清脆响亮，一浪高过一浪。那气势，似乎能把天空举起来。蝉鸣声声，在花香鸟语里，在樟柳树影间，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。既是夏天的标配，也是人们夏天最重要的记忆。

蝉，是昆虫界憨态可掬的小精灵。自古以来，蝉就享有玉蝉、金蝉的美称，入诗入画入邮票，令人神往。在昆虫世界中，蝉，拥有非常奇特的身世。它们从漫漫黑夜中来到了这个充满阳光雨露、绿叶红花的世界，充分利用这短暂而宝贵的生命，以悠长的岁月所积聚起来的潜能，不停息地歌唱光明，歌唱生命！严格地讲，蝉对树木的生长是有害的，但是蝉对我们精神上的启示，却有着永恒的意义。怪不得古今中外，人们对蝉都爱得这样深沉。

蝉，还是最懂得享受生命欢乐的小精灵。不为争偶而拼得你死我活，也不用为寻找食物而到处奔波；没有领地之争，也不用为利益勾心斗角；随遇而安，与世无争，同类之间，和睦相处，即使对于弱小的异类，也以忍让为先。蝉为夏天歌唱，也为生命歌唱。

蝉分春蝉、夏蝉、秋蝉，叫声各不相同。而所有鸣叫的全是雄蝉。春蝉声尖而高，夏蝉声响自远，秋蝉声哀且寒。夏日听蝉，是听觉盛宴。激越的蝉声，与激情燃烧的季节，格调一致。可以说，没有蝉鸣声声的夏天是多么无趣和寂寥。也许是听惯了的缘故，我们并不觉得吵，也不觉得烦，似乎早已习惯它的存在。

听蝉，是一种参悟。其禀赋与性情自有高下，各有心得。或借蝉抒怀，或托物言志，喟叹人生浮沉，令人动容。在白居易的诗中，蝉是化不去的乡愁：“一闻愁意结，再听乡心起。渭上新蝉声，先听浑相似。”在柳永的笔下，蝉成了伤感的化身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。”在王籍的诗里，蝉又成了寂静的象征：“蝉噪林愈静，鸟鸣山更幽。”在卢仝的《新蝉》诗里的蝉声生动形象：“泉流潜幽咽，琴鸣乍往还。长风剪不断，还在树枝间。”在苏轼词作中，一个“咽”字，蝉鸣骤歇，别有情趣：“绿槐高柳咽新蝉。薰风初入弦。”在辛弃疾词里的蝉，以动写静，为我们呈现出夏夜乡

夏喜听蝉歌吟，每当听到热烈似火的蝉鸣声，我的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自励的感情，鞭策我从懒散中奋发。人生苦短，且行且珍惜，而在短短的一生中，该有多少事情要做啊！

生活笔记

改名字

文/高雁萍

那年，我和好友同在一条街上租了门店做生意。她开酒吧，我卖风干牛肉和奶食品。虽然都不是什么一夜暴富的营生，以老为实好好做的话，养活三口之家，一点儿问题都没有。

谁想到，春天的时候，我们那条街又是挖沟，又是修路，又是做居民楼外墙保温，天上地下乱成一锅粥。不是万不得已，没人愿意冒着被砸伤或磕着碰着的危险从那里经过，更别说专门跑来消费了。

几个月半死不活熬下来，沟也填平了，路也修好了，门头上的安全护板也拆除了，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老顾客，差不多都丢光了。房租却还没到期，得硬着头皮干，争取把房租挣回来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电脑上看新闻，好友过来，神神秘秘地对我说：“隔壁那个新来的起名大师说，我最近买卖不好，问题出在名字上头，只要把‘美’字加在名字后面，酒吧肯定会生意兴隆！”

我第一反应，是问她改没改。“当然改了！不光我改，大师说，我老公和我儿子的名字，笔画也都不对。尤其我老公，名字里缺水，必须改！”我说：“都啥年月了，你还信这个？”她说：“当然信！那大师真神，他见都没见过我们家王尧，就说他腰不好，还经常疼，你说神不神！”我心说神啥呀，都奔五十的人了，成天坐在电脑前不挪窝地打游戏，腰好才怪呢。我又问，你信他，总得有根据吧？比如举个例子。

“咋能没根据！大师说，他老婆肚子里原先长个大瘤子，医院都看不。他掐指一算，给自己改了个外国名儿，结果，他老婆肚里的瘤子一下就没了。”

说完，好友还特别安顿我：“记住啊，以后喊我时，记得在名字后面加个‘美’，见了我老公叫王尧，我儿子现在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”叫了半天，也没想起她儿子的新名儿叫啥。

我说：“你就迷信吧，前段儿时间咱们生意不好，是因为挖沟修路做保温过不来人和车，现在这不有起色了。况且，名字不过是个代号，哪有那么神奇，做买卖挣钱，还得靠辛苦和诚信。”

说完这话没几天，我出城办事儿，下午六点来钟回来，见酒吧门口乱哄哄的，还有人往汽车上一箱一箱搬东西。跑过去看，是好友的酒吧因为卖假酒，被查封了。

什么起名大师，荒唐至极！做生意不讲诚信，不遵纪守法，就想着这些歪门邪道、封建迷信，不出事才怪，希望她能吸取教训吧，我心里想。

昨天，翻见她的微信，又恢复原名了。